“我恋爱了。”

万暮秋手中的水杯险些摔落。

他的心脏在承认这个事实的瞬间几乎洒了出来。胸口中翻腾着炽热的悸动，乱撞的小鹿溅起油墨，晕染出一个梦幻的身影。

他确信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深陷其中，名为“恋爱”的情感。

17岁的少年，初次体会到“怦然心动”，可回过神来，才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爱上了谁。

那个让他痴迷的身影，只有模糊的轮廓，却又毫无缘由地与记忆产生共鸣。他只知道，“她”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

这个问题会随着这份情感本身不断地困扰他，带给他思恋的症状。

“爱情是一种疾病，一种美好的疾病，一旦染上，就无法治愈。”

“我说，你是有多饿啊，这才第二节课呐！”

北霁羽用笔戳了戳同桌的手臂，她再不这么做，一脸痴傻样的万暮秋就会在三秒后用两支水笔做成的筷子把橡皮送入口中。

她的同桌这几天不知吃错了什么药，精神状态变得很奇怪。

上课时间歇性傻笑，伴随持续性发呆，偶尔意味深长地叹气、萎靡不振。本该认真听课，却只在书上留下乱七八糟的涂鸦，最后不得不求助她才补足笔记。

“真是的，再怎么犯傻也该有个限度吧。”

老师也没有管教他的意思，既然如此，作为班长，自己必须要和万暮秋好好聊聊。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为了不让别人听见，北霁羽压低声音，但这样又会减少威慑力。她索性站起来，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也只有这种时候才能高这个同桌一头了。

“班长……谈恋爱这种事不是随口说说就能达成的目标，你是否太高估我了点？”

“哦哦，那就是将来时咯。不过嘛，你最近真像一个痴情的暗恋者。幸亏你平时就有点呆，也只有我这样关心同学的班长才能发现端倪。”

万暮秋更愿意解释为同桌间的默契。

他一直是班级中不显眼的存在，也许是天生具备的气场，使得他不容易受到关注。他本人也不在意那些目光投向何处。

一旁的班长兴致勃勃地盯着他，如同一个挖掘到爆炸新闻的记者。

向班长交代倒没什么忧虑，再怎么说几乎都天天坐在一起，关系自然而然地会变熟络。

与我这种人都能亲近……该说真不愧是班长吗？

万暮秋对自己的班长满是敬佩。

记得在开学时，北霁羽就在投票竞选中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这个身材娇小的少女展现出的亲和力与领导才能让班主任都挑不出毛病。

尽管后续被追问了暗恋对象是谁，万暮秋还是凭借装傻充愣的天赋搪塞过去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做反而是最合理的。

但班长的一通“敲打”，让他决心不能再放任心中的情感肆意蔓延。一直思恋着一个“谜”没有尽头。

午休时，他独自敲响心理咨询室的门，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建议。

等待了半分钟才传来答复：“请进。”

咖啡的香醇扑面而来。身穿白色外衣的心理老师端坐在皮质套椅上，似乎正享受着惬意的午茶时光。

“你好，坐这儿就行了，同学，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可是这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我该怎么做才好？”

“咳咳，直接跟她表白吧，别一直藏在心里。”

万暮秋眉毛一抽，没想到心理老师的方案如此直截了当。

“可我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谁？”

“你不认识她吗？那确实不好办。”

“不，老师，我的意思是，我只是爱上了一个人，可她具体是什么样的，我完全不知道。”

说出这番话不知为何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这乍听上去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唔，这种时候……”

坐在对面的心理老师小声嘀咕着什么，准备从书架上寻找相关的书籍。

啪嗒。

一个眼熟的物件从她身上掉落。

万暮秋眼疾手快，捡起了它——

一张校园卡，学生专用。

他低头看了眼照片，又抬起头。

停下动作的“心理老师”保持沉默，回以他一个掩饰尴尬的微笑。

“为什么要假装心理老师？”

面对质问，浅杉雪不敢抬头正视。双手用力按住大腿，她就像做错事被大人抓住的小孩。

褪去白大褂，摘下黑框眼镜，盘起的发丝自然垂落，将她学生模样的稚气显露出来。虽说这匆忙的伪装颇失水准，但瞒过万暮秋这样的笨蛋却出奇得有效。

浅杉雪的母亲才是学校里真正的心理老师，这个职位只是学校必须存在的一个虚职，最主要的工作只是每学期开展几次老生常谈的讲座。而心理咨询室的位置又较为偏僻，甚至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存在，也不知道心理老师有几位。

因此浅杉雪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时不时溜到心理咨询室休息。至于装成老师，那是她面对突发情况没做好预案的情急之举，毕竟一年到头也很少会有人造访这里。

“千万不要把这事说出去，同学，求求了。”

万暮秋倒没有因为被欺骗心生怨气，他还沉浸在亲口将内心秘密告诉给陌生同学的羞耻感中。

自己刚刚是不是还尊敬地喊了“老师”来着……

“我是来寻求心理老师帮助的，仅此而已，其他与我无关。”

浅杉雪还维持双手合十的姿态。眼前的男生似乎毫无威胁，但这不是让她信任的理由。何况对方还那么信任自己地吐露心事，她更无法原谅自己的行为了。

“那，那……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她想用行动表示歉意。

“可是我怎么感觉你对心理学一窍不通？”

见万暮秋没有直接拒绝，浅杉雪稍微放下心来。

“首先，我多少还是懂一点的。其次，你把简单的问题想的有些复杂了。分析恋爱不能一直用揣摩心理的方法。”

“难道你有更好的手段？”

放松状态下的浅杉雪明显自信许多。她光明正大地从口袋中拿出一盒扑克，这玩意掉出来的后果可不是校园卡能比拟的。

“这算是心理咨询的一部分吗？”

万暮秋真担心她要和自己打牌，那真是进退两难的糟糕。

浅杉雪又从另一侧口袋中拿出另一盒扑克牌。

他顿时抿起嘴巴，这种时候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等待对方的表演。

“占卜，最简单的方法。”

万暮秋真没见过用扑克牌占卜的……

浅杉雪熟练地开始洗牌，只见牌背上的花纹在她指掌间纷飞起舞。她的每只手分开操纵一副牌，然后将牌面展开，边缘上的牌倾斜着向另一端滑落，好似滚动的瀑布。

当两副牌完成交换，其中一副被推到面前，万暮秋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的意识全部聚焦在眼睛上，忘记了呼吸。

这算不算有故意炫技的嫌疑？

“选一张吧，对了，你可以拿起来看的。”

万暮秋惊叹于她的切牌技术，可对“占卜”这种迷信的方法仍抱有不小的怀疑。她可能是魔术师，是赌徒，而不是占卜家，会相信虚无缥缈的自我催眠公式。

他扫了一眼牌，从中拿出一张。

“把这张牌放在桌上，背面朝上，不要让我看到。”

万暮秋心中疑惑，还是照着做了。

“接下来，我会挑选一张与你相同的牌出来。”

“等一下，占卜是这样的吗？现在的场面怎么想都是在变魔术吧！”

“这就是外行的思考模式了，你以为我会靠洗牌手法来精准定位的牌吗？还是以为我会通过你选的牌进行分析？那只能证明我的观察力还不错，或是我拥有花言巧语的本领。”

浅杉雪双指夹起一张牌，旋即甩向桌面，激起的震荡将另一张的牌面翻转过来。

“我能你的选择。”

话音落下，两张红心Q静静躺在中间。

万暮秋竟有些害怕，这不可能是巧合，也没必要是巧合。

“这是戏法…还是魔法？”

“我说过，这是你的选择。那么，下一个环节。前面只是给你开眼的小菜，重要的节目当然要放在后头。‘恋爱占卜’，这个词听上去不错。”

浅杉雪整理好牌，拨弄起披散的长发。

“你认为，何为‘占卜’？”

“凭空预测不可知之事。”

“果然你还是有些误解。”她伸出手指，“第一，不可知的事情可以是未发生的，也可以是已发生的，而已发生的事情，用‘预测’便太不妥当；第二，凡是已发生之事都有迹可循，‘凭空’二字过于片面。”

居然出奇的有理有据…万暮秋不得不承认她的解释是具备逻辑的。

浅杉雪继续说了下去：

“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明确谁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否则后续的一切都是空谈。”

万暮秋点了点头。

“可是就连我自己都不了解。她的样貌，她的姓名，她的性格，我一概不知。”

“很奇怪的表现，不过也不是毫无头绪。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她是你喜欢的人。”

“这…算不算是废话。”

“好吧，那我换个说法，你会喜欢上自己不喜欢的人吗？”

“怎么感觉更矛盾了啊！”

浅杉雪一时语塞，不自觉地扯弄发梢。她的表达能力真有这么差劲吗?

“让我想想，得让你理解我的意思才行。还是先把话题回归到‘占卜’上来吧，我所说的占卜，并非故弄玄虚之流。如果占卜真能洞察世间，那也不会被冠以‘占卜’这个听上去就很不靠谱的名字了。它的作用对象只有‘事实’。”

“我好像有点懂了。我喜欢上她是事实，她的存在也是事实，只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不可知的。”

“什么嘛，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个没法点化的笨蛋呢。哼哼，而‘恋爱占卜’就可以揭开覆于谜底之上的面纱。”

两人又商讨了有关“恋爱占卜”的计划，浅杉雪说，这不是简单的猜数游戏，是关乎人生大事的复杂谜题，常规的占卜是不管用的。

万暮秋离开心理咨询室后，心情莫名舒畅。恋爱的火焰从未停止过舔舐血液，他依旧面临着困境。可他能感觉到希望的存在，即使浅杉雪现在并未占卜出什么线索。

他想，他的感情是真实的，“她”也是真实的。那还能有什么是虚假的呢？

据北霁羽观察，她的同桌最近安分坐在座位上的时间显著减少。可能只是写道题目的功夫，万暮秋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了。

“你啊，是不是已经和你的小对象腻歪在一起了？”

万暮秋震惊于班长的大胆猜想。但换位思考一下，结合自己近期在他人眼中的表现，他似乎也会这么想。

“放心吧班长，缘分要是真的到了我肯定第一个告诉你。”

北霁羽捂住嘴巴，惊讶只能写在瞪大的眼睛上。她本来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进展这么快啊，真是刮目相看了。加油！我等你的捷报。”

似乎…又被误会了，万暮秋感觉也没说错什么，应该是班长想象力太丰富导致的理解错位。

他准备解释一番，但北霁羽的笑意愈发玩味，仿佛在鼓励地诉说着“我懂，我懂”，让他的辩白都成了徒劳。

万暮秋有想过一种可能，那就是自己喜欢的其实正是同桌的班长。

然而这个猜想总是有种难以言说的古怪，尽管证据相当充足。

北霁羽与自己朝夕相处，北霁羽是班上最关心他的人，放眼整个学校她都是优秀的学生，也拒绝过不少表白。当然还有其他小细节，应该不需要再赘述了。

“确实，假设是作为倾恋的对象，也找不到比这些更合适的理由了。”

心理咨询室内，浅杉雪又在享受着每日固定的午茶环节。而万暮秋近日“失踪”的去向也都是这里。

前些日子，浅杉雪为他准备好了“恋爱占卜”的基本框架。她类比出了一套理论作为前提：普通的占卜相当于给定题干进行作答（未知量），而另一种作答思路是先假设问题的答案再代入进问题当中。

“提出猜想，然后进行证明。这就是‘恋爱占卜’。”

按照计划，万暮秋要先提出可能的猜想，再寻找证据，最后论证。

“你是不是很喜欢数学？”万暮秋不禁发问。

“我讨厌数学，它会让我的成绩变得很难看。”

浅杉雪了解了万暮秋与其同桌的关系后，开始着手下一步的推导。

“万暮秋，你坐在她旁边的时候，能感觉到爱情的出现吗？”

“能。但与她无关，至少感受是如此。我心中的那股情感将我引向了一个既遥远又邻近的地方，我感觉‘她’时时刻刻在吸引着我，无论我现实中身处何处。”

“……若非你坚定地相信，我都会认为你爱上的其实是你幻想出的对象。”

这个猜想似乎也能说得通，但仍有一部分问题无法解释。

“我觉得她应该不喜欢我，我是说班长。”

“真是有够笨的，我收回之前夸奖你的话。”浅杉雪无奈扶额，“我之前就说过了，你喜欢的是你喜欢的人，这和喜欢你的人不等价。像你这样既迟钝又敏感的人我第一次碰到。”

“可是这样的话，有喜欢的情感才能证实，不喜欢也没有证伪，说是无法证明也不为过吧。”

“理论上来讲是正确的。”

浅杉雪也曾试着用普通的占卜来获得线索，像猜数字一样。但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猜数占卜的成功建立在万暮秋知道自己选择的基础之上，如今的情况是他并不知道自己选择的对象，只知道选择存在。

类比的话，游戏规则应该改为万暮秋盲选一张牌，她再进行猜测。

“那和概率问题有什么区别……”

同样苦恼着的还有万暮秋本人。寻常人的痛苦在于爱而不得，愚昧在于爱而不知，偏偏他是知爱而不知所爱。

“你爱的人站在面前，你也只会拥抱空气。”

进展不顺不能成为放弃的原因，“恋爱占卜”的猜想还要继续。

几天后，浅杉雪拿来了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

“除了刀枪斧戟我想不出任何比这更能违反校规的东西了。”万暮秋发表观点。

“这可是我费尽心思才从家里‘偷渡’来的危险品，要不是着急我才不会冒这么大风险。”

这台十年前生产的电脑是浅杉雪的父亲五年前淘汰掉的，和废品的唯一差别就是没有什么严重的损坏，虽然性能落后、年久失修，还是可堪一用。

等待了近十五分钟，终于成功登录通讯软件，同时也显示了“有未读消息”的红色气泡。

好巧不巧，消息来源正是本次猜想的人物，昵称“清秋”，时间则是昨天晚上九点。

“这条消息都能漏看……你昨晚在干什么？”

“呃……偶尔也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消息的主人比万暮秋小两岁，是他三年前学习滑板时遇见的玩伴。两人因同时摔倒在同一处台阶而相识。听闻此事的浅杉雪给出了“作为笨蛋夫妇的话还蛮般配”的评价。

成为朋友后不久，对方却因为升学的缘故而搬至异地。好在交换了社交账号，他们在网络上还保持着联系。

“先看看发了什么吧。”

清秋：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看到这句话时，浅杉雪很难不认为紧随其后的是爱的告白。

清秋：我和我的家人马上就会搬回来。

清秋：终于可以再见面了。

屏幕前的两人不约而同地沉默。

“浅军师，你怎么看。”

“我怎么就成了军师啊？要我说，也不用看了，你直接A上去吧，成功率无限接近于100%。还有，这个年龄的人居然每条消息都要有句号，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你就这么有把握？”

“哈？要是她拒绝了，换我来当你的女友。”

又是一阵沉默。

浅杉雪意识到脱口而出了什么不得了的话语，赶忙别过头去。

“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

万暮秋不解，他应该也没做什么会刺激到浅杉雪的事情。

“你，你别管，先想想怎么回复你的朋友。”

浅杉雪的原计划是让万暮秋向这位好友发出暑假一同出游的邀请。现在被对方三句话就打乱了阵脚。

她还在思索着如何应对，身旁的万暮秋突然敲动起键盘。

“嗯，真的好久没见了”

“滑板的技术，你应该还没忘掉吧”

浅杉雪真想把自己的手绑他手上。

“注意一下，你现在正在和女孩子聊天。”

“别急。”

万暮秋等待着回复。

过了几分钟。

清秋：我一直在练习。

清秋：不会再摔倒了。

于是，浅杉雪就这样看着二人叙旧了一个午休。他们纯粹只是在谈论作为朋友的过去。

合上电脑。

“你不喜欢她吗？”

“要是喜欢的话，早就像你说的那样‘A上去了’。现在的感觉和以前没什么差别。”

“可是……怎么看她都是喜欢你的吧。”

“你忘了你之前怎么说的？‘你喜欢的是你喜欢的人，这和喜欢你的人不等价’。”

浅杉雪没想到有一天会被他用自己的话教育。

“或许有这种可能，”万暮秋站起身，“她是个很纯真善良的孩子。当时，我还手拉手的教她压板，她也很信任我，从来都不会松手。”

“这也没有培养出感情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她可能只是在依赖我，像学生和老师一样。我去表白的话，如你所言，可能会成功。可这么做——”

他看着浅杉雪的双眼。

“对她而言，公平吗？”

万暮秋走出了心理咨询室。

他给浅杉雪留下了一盒搭配咖啡食用更佳的曲奇，以及一句感言：

“也许我对待恋爱太过认真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北霁羽发现她身旁的座位一直空落落的。

那一天之后，万暮秋突发高烧，在家中休息了几天。

等到他准备返回学校时，邮箱里多了一封匿名邮件。

从内容上看，应该是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

上面主要传达了两件事情：一、告白。二、让他傍晚在“你知道的”那个地方见面。

会是谁呢？

他不知道，谁都有可能，正如他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谁。甚至单纯是个无聊的恶作剧。

但现在摆在他眼前的一切，要求着他作出选择。

他需要做出选择，去证明那个无法证明的猜想。

“等你好久了。”

夜幕下，万暮秋准时赴约，迎接他的话语中略带责怪。

“你确信我一定会来吗？”

“嗯，你早就做好了选择。我知道的。”

浅杉雪第一次在放学后借用心理咨询室。

“我们再来一次占卜吧。”

说话间，浅杉雪已经给两人发好了牌。

“这次，你不要看牌，随便拿一张就行。”

万暮秋照做，让他意外的是，浅杉雪也没有看牌，同样随意拿了一张。

揭开两张牌，不出所料，一样都是红心Q。

“这又是什么新的占卜吗？”

万暮秋拿起手牌，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当浅杉雪也摊开牌面，他就无法再如此冷静了。

加上她挑选的一张，54张，全都是红心Q。

“我说过的，你早就做好了选择。”

“我确实选择了Q（你），但我不知道我的选择，你也不知道。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嗯？”

浅杉雪向她慢慢走近。

“我早在遇见你之前就做好选择了，为什么我还是会选择你？”

事到如今，万暮秋终于得到了内心中深埋的答案。可这个答案在被埋下去之前还是空白。

“因为，你一直在选择‘你所选择的’。”

浅杉雪总是这样，讲的道理总是令人费解。自己不太聪明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她递给万暮秋一杯咖啡。

“人们最容易在恋爱时迷失自我。他们会为了所爱之人，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为爱而改变是好事，可回头望去，从前的那个自己也不复存在。分手的人常常会用‘不爱了’当作结局。不仅仅是发现爱人与理想的差距，自己同样也在爱中偏移。”

“你现在说的话反而像一个真正的心理老师了。”

“我妈妈总是把那些东西挂在嘴边。”她呷了一口咖啡，“但你不一样，你不会被那些偶然产生的，你所不理解的事物所左右。所以我才会说你迟钝啊。如果别人会选择想爱的人，那你选择的，就是你一定会去爱的人。”

“我这一生，都会一直爱你。是这个意思，对吗？”

迟钝如万暮秋，此时也明白了她的意思。他爱的，从来都不是什么“不被知晓的选择”，他不过是在应该去爱的时候，爱上了真正应该爱的人罢了。

由他的爱起始，到他的选择结尾。

“是的，从我们相遇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结局。”

或许，浅杉雪真的是个占卜家也说不定，看到了两人命运的交汇。

倘若只是巧合，那也无所谓。他终究会在下一个交汇点与她相遇。

他们无言对视，万暮秋在她饱含爱意的双眼中所看见的，正是自己的模样。